



向財富現代化进军的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向财贸现代化进军的人

通讯报告集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向财贸现代化进军的人

通讯报告集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9920部队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375印张 92,000字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3166·040 定价：0.28元

前　　言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新长征中，我们选编了这本赞颂财贸战线科技革新先进人物的集子，献给广大读者。

财贸工作和工农业生产紧密相连，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实现四个现代化，财贸也要现代化”。这是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本书介绍的几位革新能手，战斗在商业、粮食、服务、供销、外贸等不同岗位上。他们在平凡的工作中，胸怀“四化”宏图，踏踏实实刻苦攻关，为财贸科技革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浩荡队伍中，这几位同志虽是初上征途的战士；他们的革新成果，同尖端的科学发明创造相比，当然也不是惊人的，但是我们从这些闪光的事迹中可以得到启发，这就是：“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他们不愧为向财贸现代化进军的先进战士。我们热切期待财贸战线涌现出成千上万的科技革新家！

编　者
一九七九年一月

目 录

前 言

- | | |
|-----------------|---------------|
| 海棠 | 胡先武 (1) |
| “我们的土工程师” | 丛声 舒风 (18) |
| 冷冻厂的革新家 | 金宝玉 (32) |
| 老树新葩 | 徐伟敏 (50) |
| 有志者事竟成 | 邱允盛 张秀云 (69) |
| 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 | 徐伟敏 (84) |
| 祖国呵，强大吧！ | 乐育文 (100) |
| 海滨果更香 | 李稚华 (113) |
| 包饺子的“冠军” | 许谋清 孟书清 (123) |

海 棠

胡 先 武

—

海棠花，开在春天，红绿相映，娇艳异常。

海棠比不上春兰、夏荷、秋菊、冬梅，更比不上牡丹这“花中之王”逗引人们争颂，她总是在适宜于她生长的地方默默无闻地开放着。

海棠点缀春天，不露锋芒，着实可爱。我要为这不惹人注意的海棠大书一笔。不过，我要写的海棠，是花又不是花，是海棠又不是海棠。

啥叫“是海棠又不是海棠”呢？因为本篇文章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叶海棠，现年三十七岁。他原是武汉石油采购供应站化验室的技术员，今年六月已经提升为该站商品技术研究室的工程师了。他虽然还是有“叶”的海棠，却不同于蔷薇科的海棠。所以说是海棠又不是海棠。

啥叫“是花又不是花”呢？海棠花在春天是要开放的。叶海棠在科学的春天里，也是科圃繁花中的一枝新秀。他以顽强的毅力，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赶超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雄心壮志，完成和合作完成了《立式石油罐容积静压力增值的计算》、《测定液体燃料饱和蒸汽压的新方法——U形管法》、《油品静止蒸发损耗的计算》等三个科研项目，为

石油基础理论和石油化验分析做出了贡献。前两个项目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人们喜欢把科学比做一个“百花园”，虽说这几个项目难以和电子、激光、高能物理等等这些“花”中之王媲美，但不失为一朵鲜花，同样起着美化春天、丰富百花园地的作用。话说回来，没有百花齐放，又哪能显出花中之王呢？花毕竟是花，科学毕竟是科学。这样一说，不就可以称为“是花又不是花”么！

二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叶海棠的成长和他在科研工作中所走过的道路，颇带这点味道。

一九五九年上半，叶海棠读完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很快就面临高考的专业选择了。充满理想的年轻人，真不知选择哪个专业更能施展自己的抱负，更能有益于党、有益于祖国、有益于人民。一天，课堂里上化学课，化学老师在讲了石油是“黑色的金子”、“工业的血液”之后，接着讲了我国石油工业比较落后，而大跃进又需要石油的现状。但这位有事业心和爱国心的教师坚信祖国幅员辽阔，绝不会是过去洋人的结论：中国是个“贫油国”。因此，老师极力鼓励应届毕业生去报考石油专业。老师说，尽管这是个“年轻”的专业，却是大有作为的专业。

叶海棠完全被老师的这一席话征服了。他的心底燃起了要为祖国寻找石油宝藏的热望，幻想着有那么一天，在戈壁滩，或者在大草原，或者在高山峻岭中，找到丰富的石油资源，让全世界看到一个明亮的中国。高考时，他毫不犹豫地

在志愿书上填满了石油专业的志愿。果然如愿以偿，他被录取到了西安石油学院。

无独有偶。如果说叶海棠在选择高考志愿时，是那位化学老师起了作用的话，那么，大学毕业以后的经历，却同西安石油学院的一位数学老师有很大关系。

在西安石油学院毕业前夕，叶海棠同其他青年人即将走向生活之前一样，特别自备了一个精巧的本子，接受老师和同学们的临别赠言。自然，做过学生的人都知道，这些赠言无非是一些共勉的豪情壮语，很难说在以后的生活经历中对被赠者发生什么影响。通常见到的情况是，一旦各自东西，这些写在最精美的本子上的美语良言，慢慢也就忘却了。当然也有例外的，叶海棠就是这例外中的一个。不过，在许许多多赠诗赠语中，他也仅仅记住了一位数学老师赠给他的南宋诗人杨万里写的一首小诗：

“莫言下岭便无难，
赚得行人错喜欢；
正入万山围子里，
一山放出一山拦。”

爱好一点文学、对文学又不怎么内行的叶海棠，当时并不完全理解这首诗的意境，但抄赠者鞭策勉励之情是十分清楚的。叶海棠偏爱甚至可以说是酷爱这首诗。走向生活以来，他不知吟诵过多少遍。得意的时候，吟诵起来觉得是一种乐趣；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吟诵它觉得增添了勇气。

说来也够意思的。叶海棠第一次吟诵这首诗，就错误地应用在他的生活经历之中了。那是在校等待毕业分配时，叶

海棠满怀热情，向往到某个炼油厂去工作，可以用实践来检验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为发展我国石油工业一显身手。他暗想：毕业分配一定会是专业对口，学用一致，这是理所当然的。岂知“赚得行人错喜欢”，毕业分配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等待他去的工作单位却是武汉石油采购供应站。“一山放出一山拦”，叶海棠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他喃喃自语：“这不是学非所用吗？”

“也不能完全说是‘学非所用’”，总还是沾了石油的边嘛！”了解他当时心情的老师和同学都这样劝道。

“对啊！石油不是包括了勘探、开采、炼制、输转、检验、应用，等等吗？隔当不隔行，老师和同学们讲得有理。”叶海棠经过这么仔细一思量，情绪好多了。便打点了行李，从大西北来到了武汉。

武汉石油采购供应站是商业性质的单位，虽说有个化验室，但是设备是简陋的，资料是有限的，仪器是国外的，计算公式是洋人的。这些，对于初出茅庐、多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来讲，是不满意的。实际和自己想象中的场所，条件是不能如意的。不过，他在化验室的凳子还没有坐热，还没有来得及细想如何为改变这个化验室的现状出点力的时候，新的任务向他召唤：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去见风雨，见世面！

三

一九六六年初，叶海棠作为一名“四清”工作队员来到了蕲春县付畈公社一个生产大队。

小伙子是有上进心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甘落后。在“四清”运动中同样如此，他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同群众打成一片。“四清”运动结束时，他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模范工作队员。同时，他也没有忘掉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他知道，“四清”运动一完，还要回到技术岗位上去的。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普遍展开，同年九月，叶海棠回到了石油站的化验室。

回到化验室一接手工作，叶海棠总觉得有点不来劲。一个立式石油罐容积静压力的增值的计算公式（注），是苏联人推导的；一个测定液体燃料饱和蒸汽压的方法，是英国人雷德在三十年代发明的，简称为“雷德法”；两个油品静止蒸发损耗的计算公式，也全部是苏式的（一为：瓦廖克斯基—车尔尼金公式，简称“瓦一车”公式；一名康斯坦丁诺夫公式）。这些常用的计算公式和操作方法很繁琐，也很费劲，难道就不能改进改进，自己推导出新的公式和创造一个新法来吗！

外国人、教授、学者、名流，谁不是一个脑袋两只手，他们能够推导计算公式，创造发明，中国人就不能？没有的事。一个技术工作者没有赶超别人的雄心和志气，怎么还能谈得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呢？无数事实证明，无论什么样的科学家、发明家，他在某一学科的

（注）一般石油采购供应站都有许多储油罐。这些储油罐，都是用钢板做的，它的容积为二千吨到一万吨之间不等。因钢板有一定的弹性，在盛油之后，容量就要增大。增大多少，需要进行测定和计算，才能弄清每一次进、出了多少油。

道路上只能走完一段路程，决不可能走完全部的路程；要是一个科学家能够走完某一学科的全部路程，那么，认识世界也就完结了。岂有此理！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对外国人的试验方法和计算公式就不能改革呢？这种现象应该改变，这种现象可以改变。

这是年轻一代的理想，也是年轻一代的责任。要让理想长上翅膀，变成现实，那还要付出极为艰苦的劳动和很大的代价。因为科学的道路从来就是崎岖的，决不会是平坦的。

叶海棠虽然有理想、有抱负，毕竟当时还只不过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要在科学道路上冲刺，还得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加以支持啊！

这个人就是石油站计量检定站的周道生同志。周道生是从工人提升到检定站当干部的，经常同静压力计算公式打交道。实践也使老周深深感到，苏联公式实在太繁琐了。一九六五年，在天津石油站举办的一次全国石油站计量考核会议上，老周同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感到苏联公式不好，要求天津站能推导一个新公式来。后来天津站不负众望，的确推导出了一个新公式，较之苏联公式是简便一些了，不过还不是很理想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经常和叶海棠相处的周道生摸清了小叶的数学基础不错，就跟小叶商量，能不能下点劲，推导出一个较天津公式更简便的公式来。他给小叶送来了有关资料，保证为他推导新公式提供一切方便。

同志的信赖、支持和希望，使叶海棠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一口许诺了周道生的要求。但，要完成这项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那时，正值林彪、“四人帮”在各地组织所谓“夺权风暴”，武汉的局面比较混乱，石油站内也闹得乱哄哄的。加

上还有日常的化验工作要做，叶海棠没有成块的时间去专心致志地钻研这个课题。好在当时他单身一人，没有家务事情牵扯，便把所有的业余时间用到这上面去了。吃饭、走路、睡觉时刻都在琢磨着这一计算公式。推导一个不行，又推倒重来，人家推导计算公式可以借助先进的计算工具——电子计算机，而他只能靠手工“操作”。可以想见，那是够费时又费事的。推导——推倒——再推导，他就是靠手工这样反复地计算着。每推倒一次，就前进一步，每前进一步，就给他增加一分突破课题的力量和勇气。

苦战能过关。近四个月即一百多天里的休息时间、节假日全都花费在这上面去了。终于一个新的计算公式——简便的计算公式推导出来了。时间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六月二十一日。这个计算公式比苏联公式简便；用苏式计算，要把每一个空罐及每圈钢板的容积记载下来列成表，待计算时就去查表。而叶海棠推导的公式恰恰是省去了“查表”这一繁琐过程，直接根据罐子的高度和加权平均钢板厚度求出静压力增值来。

叶海棠的计算公式一出来，他的创导者、支持者周道生马上把它油印成册，分发到全国各地石油站。经过多年使用，证明行之有效。一九七五年《计量工作》杂志第三期正式发表了这一计算公式的论文：《立式石油罐容积静压力增值的计算》。文章虽是以叶海棠的名字发表的，可他并没有把这一成果完全据为已有，特地注上了“本公式在使用过程中承武汉石油容器量具检定站周道生同志协助”这样一笔。全国科学大会考虑到天津石油站在计算公式上先走了一步，在授奖时，定名为“合作完成项目”。当时，叶海棠分外高兴地说：“科学本来就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样做完全正确。”这就是一个青

年技术工作者的科学态度和谦逊品德。

四

说实在的，叶海棠这个新的计算公式推导出来，除了周道生比较了解它的实用价值以外，在当时的武汉石油站里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和注意。就连叶海棠自己，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项科研工作的成果完全被淹没在当时的政治浪潮之中了。就在这个公式出生一月之后，林彪、“四人帮”在武汉导演了一场反军闹剧。武汉人民坚决反对林彪、“四人帮”及其走卒王力的倒行逆施，爆发了百万人民的游行示威，这却成了他们镇压群众的借口。那时，一些所谓的“左派”，无休止地揪斗干部，整群众，抢席位，甚至舞刀动枪，闹得乌烟瘴气，充满了火药味。可笑的是，他们还冠以一个“红色恐怖”的美名。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顾得上什么科研、生产！

叶海棠冷静地观察着一切，决心不去参与。他自信，中国的命运、湖北武汉的命运、石油站的命运不会由这些人来掌握。自己身为一个技术工作人员，是党和人民呕心沥血把自己培养成人的，自己应该对党、对人民、对国家有所贡献。想到这里，他不禁又吟诵起“一山放出一山拦”这句诗来。

“正入万山围子里”，有多少事情正待自己去做，有多少科学山正等自己去攀登啊！不能卷进那股浪潮里面去，也不能躺在完成了的一个计算公式上去睡大觉，要奋力去越过拦在自己前面的山头。

主意打定了，他一头钻进了化验室，开始了改革“雷德

法”的研究。

测定液体燃料饱和蒸汽压的“雷德法”，是叶海棠进入化验室后每天都要打交道的。这个方法的仪器笨重，其中有一个不锈钢的“雷德弹”重约五斤，在试验过程中每隔几分钟，就得从一个保持恒温的水桶中取出连续摇动两分钟，很费力气，不仅累得人浑身出汗，而且弄得化验室里满地是水，操作很不文明。叶海棠第一次进化验室同这个“雷德弹”打交道，一位同事曾开玩笑地问道：“今天吃了几两饭？”当时小叶不知何意。通过实践，他懂得了那位同事并非开玩笑，没做多长时间的试验，摇了十几次“雷德弹”，他就觉得饥肠咕咕了。他感到，这个“雷德弹”是个“笨”弹，必须革它的命。

革“雷德弹”的命，谈何容易。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直到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还在通用此法测定液体燃料饱和蒸汽压。叶海棠并不是那种高喊“革命”的空谈家；他是务实的。他把这个革命的设想埋在自己的心底，从基础工作做起，先搜集资料，打听情报，他跑了许多图书馆、外文书店，写出了封一封的信件，请教过去的老师和同学，希望能够在这个革命中走点捷径。然而，这个希望很快就幻灭了。科学的研究哪里有现成饭可吃呢？只有靠自己花费辛勤的劳动去换取……

正当叶海棠在这个科研项目上要起步，有人却找上门来了：

“小叶，参加到我们里面来吧，你不是还能写点文章吗？就当我们办公室的秘书吧，将来吃饭要吃‘政治饭’，不是靠吃你那个‘数字公式饭’。”

但是叶海棠早已看透并且厌恶这些人的用心，坚决拒绝

了这桩“美差”。

这下可就遭来横祸了。霎时间，可以当办公室“秘书”的人竟变成了“白专道路”的典型，“十七年旧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修苗苗”，“一心想成名成家的‘臭老九’”。

因此，叶海棠也同其他许多科技工作者一样，被林彪、“四人帮”当成“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于一九七〇年初下放到鄂西北农村劳动改造去了。

五

农村，对于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叶海棠来说，并不陌生；他没有因为拒绝某些人邀请自己当“秘书”遭致下放而后悔。不过，下放农村之初，有一点很使他想不通，为什么有些人在他临行之初都跑来劝他：“今后少钻些书本子，少搞一点数字游戏，多在‘红’的方面下点功夫。”难道科学技术今后真要被打倒了，难道自己真是走的一条白专道路吗？

他坐下来仔细地回顾了自己还很短暂的经历。幼时父辈的确给他灌输过这种思想，不是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就否定了这种思想吗？一九五六年他加入了共青团，一九五九年的学生鉴定上记载着“反修斗争旗帜鲜明”的结论，一九六二年起重读三年大学，一九六五年毕业专业不对口，仍然接受了组织上的分配，“四清”是模范队员、学习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拒不参加那种批干部、整群众的残酷斗争……这一切难道是白专吗？他回忆着，咀嚼着，慢慢头脑清晰了，自己走过的道路，全然没有错；这一切都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原则的，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走这一

条路自己不但不能回头，还得沿着它继续往下走哩！

他坐在一盏摇曳着的煤油灯光面前这样沉默着。忽明忽暗的灯光，很快把他从过去的回顾中拉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他觉得有点可惜，自己的科研项目将要暂时搁置起来。因为现有的条件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去研究什么“雷德法”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以及各种各样形式主义的“讲用会”，把一天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再加上这豆大一点的煤油灯光，那能够搞什么科研呢？连读书写字的精力和光线都不够啊！

条件是差，难道就这样放弃自己的研究项目吗？不能。他相信党和毛主席不会把象他这样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变成一个简单的劳动力。这种浪费人才的政策不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科技工作者的时间是最可宝贵的。时间就是生命，不能颓废，不能失望，不能让时间白白地流逝。要抓紧点滴时间继续打基础。于是，他一方面从事俄文的翻译工作，一方面自修英语。不过，这些只能在每天收工以后，还要开完各种各样的会议回来再进行。

然而，这时的叶海棠已经没有当年那么超脱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有了妻子的丈夫、有了孩子的爸爸了，而且都随他下放到了农村。他的妻子张秀芳是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医生在农村是相当“俏”的，白天劳动，晚上经常还得出诊。两个“臭老九”带上一个出世不久的孩子，生活在农村，困难会少得了吗？叶海棠醉心于自己的事业，家务事儿自然大部分落到了张秀芳的头上。知识分子出身的张秀芳，有着女性的温顺，也能体贴自己丈夫的境遇和心情，赞助他的事业，不过，时间一长，矛盾还是少不了的。一次，小张收工回来，又要忙



时间就是生命，不能颓废，不能失望，
不能让时间白白地流逝。

声朗插图